



子語類

廿三四

論語  
為政

□ 13  
2939  
10





13  
2339  
10



重録朱子語類卷二十三

論語五

為政篇上

為政以德章

問為政以德莫是以其德為政否曰不必泥這以字為政  
以德只如為政有德相似節

亞夫問為政以德云云曰人之有德發之於政如水便是  
箇濕底物事火便是箇熱底物事有是德便有是政植  
德與政非兩事只是以德為本則能使民歸若是所令久  
其所好則民不從義剛

文振問為政以德莫是以身率之曰不是強去率它須知  
道未為政前先有是德若道以身率之此語便粗了時舉

語類

卷二十三

去五味均平藏





○鄭錄云德是得之於我者更思此意

或問為政以德曰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亦不是塊然全無所作為但德脩於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拱北極也銖

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罰號令但以德先之耳以德先之則政皆是德上蔡說辰非是北辰乃天之北極天如水車北辰乃軸處水車動而軸未嘗動上蔡所云乃北斗北斗同衆星一日一周天安得謂之居其所可學

衆問為政以德章曰此全在德字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如為孝是心中得這箇孝為仁是心中得這箇

仁若只是外面恁地中心不如此便不是德凡六經言德字之意皆如此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者謂實得於心方為德也為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為政是自家有這德人自歸仰如衆星拱北辰北辰者天之樞紐乃是天中央安樞處天動而樞不動不動者正樞星位子其二家明者曰帝座乃太一之常居也其後一箇分外開得此子而不甚明者極星也惟此一處不動衆星於北辰亦是自然環向非有意於共之也子蒙問北辰北極也不言極而言辰何義曰辰是太星又五星之界分亦謂之辰如十二辰是十二箇界分極星亦微轉只是不離其所不是星全不動是箇傘上的一位子不離其所因舉晉志云北極五星天運無窮日光迭耀



北辰論

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安卿問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天  
 之樞紐北辰無星緣是人要取以為極不可無箇記認  
 故就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這是天之極紐如那門  
 筭子樣又似箇輪藏心藏在外面動這裏高心都不動  
 義剛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它近那辰後雖  
 動而不竟如那射糖盤子樣那北辰便是中心樁子極  
 星便是近樁底點子雖也隨那盤子轉却近那樁子轉  
 得不覺今人以管去窺那極星見其動來動去只在管  
 裏面不動出去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  
 不動至本朝入方去推得是北極只是北辰頭邊而極  
 星依舊動又一說那空無星處皆謂之辰康節說日月

星辰自是四件辰是一件天上分為十二段即十二辰  
 辰天壤也此說是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  
 幾度即所宿處是辰也故曰日月所會之處為辰又曰  
 天轉也非東而西也非循環磨轉却是側轉義剛言樓  
 上渾儀可見曰是直卿舉鄭司農五表日景之說曰其  
 說不是不如鄭康成之說又曰南極在地下中處南北  
 極相對天雖轉極却在中不動義剛問如說南極見老  
 人壽則是南極也解見曰南極不見是南邊自有一老  
 人星南極高時解浮得起來義剛  
 問北辰是甚星集注以為北極之中星天之樞也上蔡以  
 為天之機也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以其周建於十二  
 辰之舍故謂之北辰不知是否曰以上蔡之明敏於此



處却深致北辰即北極也以其居中不動而言是天  
 之樞軸天形如雞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居中兩頭探  
 定一頭在北上是為北極居中不動衆星環向也一頭  
 在南是為南極在地下人不可見因舉先生感興詩云  
 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即是北極否曰然又問太一  
 有常居太一是甚星曰此在史記中說太一星是帝座  
 即北極也以星神位言之謂之太一以其所居之處言  
 之謂之北極太一如人主極如帝都也詩云三辰環侍  
 德三辰謂何曰此以日月星言也

問謝氏云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先生云非是何也曰所  
 謂以其所建周於十二辰者自是北斗史記載北極有  
 五星太一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星中間界分

其極星亦微動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沈存  
 中謂始以管窺其極星不入管後旋大其管方見極星  
 在管絃上轉一之

子上問北極曰北極自是北極居中不動者史記天官書  
 一見謝顯道所說者乃北斗北斗固運轉也

問集注云德者行道而有得於身也後改身作心如何曰  
 凡人作好事若只做得一件兩件亦只是勉強非是有  
 得所謂得者謂其行之熟而心安於此也如欲去為政  
 自是人服譬如今有一箇好人在說話聽者自是信服  
 所謂無為非是盡廢了許多簿書之類但是我有是德  
 而彼自服不待去用力教他來服耳  
 行道而有得於身身當改作心諸經注皆如此又曰古人

義剛  
 集注



制字皆不若如德字中間從心便是曉此理備

舊說德者行道而有得於身今作得於心而不失諸書未  
及改此是通例安卿曰得於心而不失可包得行道而  
有得於身曰如此較牢固真箇是得而不失了義剛

問無為而天下歸之曰以身率人自是不勞力禮樂刑政  
固不能廢只是本分做去不以智術籠絡天下所以無  
為明作

問為政以德如何無為曰聖人合做處也只得做如何不  
做得只是不生事擾民但為德而民自歸之非是說行  
此德便要民歸我如齊桓晉文做此事便要民如此如  
大蒐以示禮伐原以示信之類但聖人行德於上而民  
自歸之非有心歎民之服也個

子善問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聖人豈是全無所為邪曰聖  
人不是全無一事如舜做許多事豈是無事但民心歸  
向處只在德上却不在事上許多事都從德上出若無  
德而徒去事上理會勞其心志只是不服為政以德一  
似燈相似油多便燈自明格。賀孫錄云子善問為政  
然不為但以德則自然感化不見其有為之迹耳

問邵漢臣為政以德然後無為是如何漢臣對德者有道  
於身之謂自然入自感化曰看此語程先生說得也未  
盡只說無為還當無為而治無為而不治這合着得政  
者正也野以正則莫敢不正而天下歸之却與鸞比  
反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相似邵因舉集注中所備錄者  
曰下面有許多話却亦自分曉賀孫



問為政以德老子言無為之意莫是如此否曰不必老子之言無為孔子嘗言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老子所謂無為便是全不事事聖人所謂無為者未嘗不為依舊是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是已正而物正焉恭而天下平也後世天下不治者皆是不能篤恭盡敬若能盡其恭敬則視必明聽必聰而天下之治豈有不理卓。賀孫錄云老子所謂無為只是簡忽聖人所謂無為却是付之當然之理如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這是甚麼樣本領豈可與老子同日而語

詩三百章

若是常人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便略了那詩三百聖人須是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今人止務上達自要免得下學

說道灑掃應對進退便有天道都不去做那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則得灑掃則不安於灑掃進退則不安於進退應對則不安於應對那裏面曲折去處都鵬變無埋會了這箇是去去做到得熟了自然貫通到這裏方是一貫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由而但求知不習而但求察賀孫

居父問思無邪曰三百篇詩只是要得人思無邪思無邪三字代得三百篇之意賀孫思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了三百篇之義大槩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先或問思無邪曰此詩之立教如此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可



以懲創人之逸志祖道

問思無邪曰若言作詩者思無邪則其間有邪底多蓋詩之功用能使人無邪也植

徐問思無邪曰非言作詩之人思無邪也蓋謂三百篇之詩所美者皆可以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為戒讀之者思無邪耳作之者非一人安能思無邪乎只是要正人心統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析而言之則一篇之中自有一箇思無邪道夫

思無邪乃是要使讀詩人思無邪耳讀三百篇詩善為可法惡為可戒故使人思無邪也若以為作詩者思無邪則桑中溱洧之詩果无邪耶某詩傳去小序以為此漢儒所作如桑中溱洧之類皆是淫奔之人所作非詩人

作此以諷刺其人也聖人存之以見風俗如此不好至於做出此詩來使讀者有所愧恥以為戒耳若伯恭以為放鄭聲矣則其詩必不存若以為放是六經不用之郊廟賓客耳其詩則固存也如周禮有官以掌四夷之樂蓋不以為用亦存之而已伯恭以為三百篇皆正詩皆好人所作某以為正聲乃正雅也至於國風逐國風俗不同當是周之樂師存列國之風耳非皆正詩也如二南固正矣鄭衛詩分明是有鄭衛字安得謂之正乎鄭渙仲詩辨將仲子只是淫奔之詩非刺仲子之詩也某自幻便知其說之是然太史公謂三百篇詩聖人刪之使皆可茲歌伯恭泥此以為皆好蓋太史之評自未必是何必泥乎璘



或曰先修人百篇之義皆思無邪先生笑曰如呂伯恭之說亦是如此讀詩記序說一大段主張箇詩說三百篇之詩都如此看來只是說箇可以怨言詩人之情寬緩不迫優柔溫厚而已只用他這一說便瞎却一部詩眼矣個

問如先生說思無邪一句却如何說曰詩之意不一求其切於大體者惟思無邪足以當之非是謂作者皆無邪心也為此說者乃主張小序之過詩三百篇本抵好事足以勸惡事足以戒如春秋中好事至必惡事至多此等詩鄭漁仲十得其七八如將仲子詩只是淫奔艾軒亦見得向與伯恭論此如桑中等詩若以為刺則是挾人之陰私而形之於詩賢人豈宜為此伯恭云只是直說

答之云伯恭如見人有此事肯作詩直說否伯恭平日作詩亦不熱伯恭曰聖人放鄭聲又却取之如何曰放者放其樂耳取者取其詩以為戒今所謂鄭衛樂乃詩之所載伯恭云此皆是雅樂曰雅則大雅小雅風則國風不可紊亂言語之間亦自可見且如清廟詩是甚力量鄭衛風如今歌曲此等詩豈可陳於朝廷宗廟此皆司馬遷之過伯恭多引此為辨嘗語之云司馬遷何足證子約近亦以書問止乎禮義答之云詩有止乎禮義者亦有不止乎禮義者司學

問思無邪子細思之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曰舊人說似不通中間如許多淫亂之風如何思無邪得如此乎禮義中間許多不正詩如何會止乎禮義怕當時大約說



許多中格詩却不指許淫亂底說某看來詩三百篇其  
說好底也要教人思無邪說不好底也要教人思無邪  
只是其它便就一事上各見其意然事事有此意但是  
思無邪一句方盡得許多意問直指全體是如何曰只  
說思無邪一語直截見得詩教之本意是全備得許多  
零碎底意又曰聖人言詩之教只要得人思無邪其它  
篇篇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包說得盡某看詩要人只  
將詩正文讀自見其意今人都緣這序少間只要說得  
序通却將詩意來合序說却不要說教詩通呂子約一  
番說道近看詩有所待取來看却只是說得序通某  
意間非獨將序下文去了首句甚麼也亦去了且如漢  
廣詩下面幾句猶似說得通上一句說得廣所及也是

說甚麼又如說賈之初進衛武公刺時也韓詩說衛  
武公自悔之詩看來只是武公自悔國語說武公自悔  
十猶箴警于國曰群臣無以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端  
恪以交戒我看這意思只是悔過之詩如抑之詩序謂  
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後來又考見武公時厲王  
已荒又為之說是追刺凡詩說美惡是要那人知如何  
追刺以意度之只是自警他要篇篇有美刺故如此說  
又說道亦以自警兼是說正雅變雅看變雅中亦自然  
有好詩不消分變推亦得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  
篇不待看序自見得是祭祀及稼穡田政分明到序說  
出來便道是傷今思古陳古刺今那裏見得如卷阿是  
說召康公成王如何便到後商民勞極蕩刺厲王中



問一截是幾時却無一事係美刺只緣他須要有美有  
 刺美便是成康時君刺只是幽厲所以其說皆有可疑  
 問怕是聖人刪定故中間一截無存者曰怕不會刪得  
 許多如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孔子刪定三百怕不會  
 刪得如此多賀孫

問集注以為凡言善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言惡者足以  
 懲創人之逸志而諸家乃專主作詩者而言何也曰詩  
 有善有惡顯而最多而惟思無邪一句足以談之上至  
 於聖人下至於淫奔之事聖人皆存之者所以欲使讀  
 者知所懲勸其言思無邪者以其有邪也直卿曰詩之  
 善惡如藥之參苓巴豆而思無邪乃藥之單方足以當  
 是藥之善惡者也曰然道夫曰如此則施之六經可也

何以詩曰它經不必言又曰詩恰如春秋春秋皆亂世  
 之事而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道夫集注

問夫子言三百篇詩可以興善而懲惡其用皆要使人思  
 無邪而已云云曰便是三百篇之詩不皆出於情性之  
 正如關雎二南詩四牡鹿鳴詩文王大明詩是出於情  
 性之正桑中鶉之奔奔等詩豈是出於情性之正人言  
 夫子刪詩看來只是採得許多詩往往只是刊定聖人  
 當來刊定好底詩便吟咏興發人之善心不好底詩便  
 要起人羞惡之心又曰詩三百篇雖桑中鶉奔等詩亦  
 要使人思無邪一句可以當得三百篇之義猶云三百  
 篇詩雖各因事而發其用歸於使人思無邪然未若思  
 無邪一句說得直截分別南升時舉錄別出



文振問思無邪曰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採得許多詩  
夫子不曾刪去往往只是刊定而已聖人當來刊定好  
底詩便要吟咏興發人之善心不好底詩便要起人羞  
惡之心皆要入思無邪蓋思無邪是魯頌中一語聖人  
却言三百篇詩惟魯頌中一言足以盡之時舉  
問所謂其言微婉各因一事而發曰一事如淫奔之詩只  
刺淫奔之事如暴虐之詩只刺暴虐之事思無邪却凡  
事無所不包也又曰陳少南要察魯頌或然輕率它作  
序却引思無邪之說若廢了魯頌却沒這一句寓  
或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無邪思然  
但逐事無邪爾唯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日冬  
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

于其室此無邪思也出於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  
我思存編衣綦巾聊樂我員此亦無邪思也為子而賦  
凱風亦無邪思也為臣而賦杜門亦無邪思也但不曾  
說破爾惟思無邪一句便分明說破或曰如淫奔之詩  
如何曰淫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非邪也故某說其  
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廣  
程子曰思無邪誠也誠是實心之所思皆實也明作說  
問思無邪誠也非獨是行無邪直是思無邪方是誠曰公  
且未要說到這裏且就詩三百如何一言以蔽之曰思  
無邪集注說要使人得情性之正情性是貼思正是貼  
無邪此如做時文相似只恁地貼方分曉若好善惡惡  
皆出於正便會無邪若果是正自無虛偽自無邪若有



時也自入不得煩孫

問思無邪曰不但行要無邪思也要無邪誠者合內外之道便是表裏如一內實如此外也宜如此故程子曰思無邪誠也時舉

思無邪誠也不專說詩太抵學者思常要無邪况視聽言動乎誠是表裏都恁地實又曰不獨行處要如此思處亦要如此表裏如此方是誠

伊川曰思無邪誠也每常只泛看過子細思量極有義理蓋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為誠也煩孫

問思無邪誠也所思皆無邪則便是實理曰下實理字不得只得下實心字言無邪也未見得是實行無邪也未見得是實惟思無邪則見得透底是實義剛

問程子曰思無邪誠也曰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惟其表裏皆然故謂之誠若外為善而所思有不善則不誠矣為善而不終今日為之而明日廢則不誠矣中間微有此胡泳榘子消化不盡則亦不誠矣又曰伊川誠也之說也錄別出獨

因言思無邪與意誠曰有此種則此物方生無此種生箇甚麼所謂種者實然也如水之必濕火之必燒自是住不得思無邪表裏皆誠也若外為善而所思有不善則不誠矣為善而不終今日為之而明日廢則不誠矣中間微有此榘子消化不破則不誠矣又曰思無邪有兩般伊川誠也之說也麤個

問思無邪誠也曰人聲音笑貌或有似誠者然心有不



則不可謂之誠至於所思皆無邪安得不謂之誠雙孫  
因潘子善問詩三百章遂語諸生伊川解思無邪一句如  
何只着一箇誠也伊川非是不會說只着此二字不可  
不深思大凡看文字這般所在須教看出思無邪誠  
也是表裏皆無邪徹底無毫髮之不正世人固有修飾  
於外而其中未必能純正惟至於思亦無邪斯可謂之  
誠賀孫

義剛說思無邪集注云誠也之意先生曰伊川不是不會  
說却將一誠字解了且如今人固有言無邪者亦有事  
無邪者然未知其心如何惟思無邪則是其心誠實矣  
又曰詩之所言皆思無邪也如關雎便是說樂而不淫  
哀而不傷葛覃便是說節儉等事皆歸於思無邪也然

此特是就其一事而言未足以括盡一詩之意惟思無  
邪一語足以蓋盡三百篇之義蓋如以一物蓋盡衆物  
之意義剛

林問思無邪曰人之踐履處可以無過失若思慮亦至於  
無邪則是徹底誠實安得不謂之誠人傑

李兄問思無邪伊川說作誠是否曰誠是在思上發出詩  
人之思皆情性也情性本出於正豈有假偽得來底思  
便是情性無邪便是正以此觀之詩三百篇皆出於情  
性之正卓

問思無邪曰只此一言當盡得三百篇之義讀詩者只要  
得思無邪耳看得透每篇各是一箇思無邪總三百篇  
亦只是一箇思無邪毋不敬禮之所以為教思無邪詩



之所以為教氏說也

問思無邪曰前輩多就詩人上說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義其疑不然不知教詩人如何得思無邪如文王之詩稱頌盛德盛美處皆吾所當法如言邪僻失道之人皆吾所當戒是使讀詩者求無邪思分而言之三百篇各是一箇思無邪合三百篇而言揆是一箇思無邪問聖人六經皆可為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中因情而起則有思故其思出於正故獨指思無邪以不教焉問詩說思無邪與曲禮說毋不敬意同否曰毋不敬是用功處所謂正心誠意也思無邪思至此自然無邪功深力到處所謂心正意誠也若學者當求無邪思而於正心誠意處着力然不先致知則正心誠意之功何所

施所謂敬者何處頓放今人但守一箇敬字全不去擇義所以應事接物處皆顛倒了中庸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類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從上聖賢教人未有不先自致知始寓

思無邪不必說是詩人之思及讀詩之思大凡人思皆當無邪如毋不敬不必說是說禮者及看禮記者當如此大凡人皆當毋不敬人傑曰去偽錄云此一句出處此百篇之義故舉以為說餘同

楊士訓尹叔問思無邪毋不敬曰禮言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詩言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事蓋毋不敬是正心誠辭若自無不敬則亦心正意誠之事矣又曰孔子曰博



學於文約之以禮類子曰憐我以文約我以禮孟子曰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今若祇守着兩句如何  
做得湏是讀了三百篇有所興起感發然後可謂之思  
無邪真箇坐如尸立如齊而後可以言毋不敬道  
問思無邪毋不敬是一意否曰思無邪有辨別毋不敬却  
是渾然底意思大凡持敬程子所謂敬如有箇字舍講  
學如遊騎不可便相離遠去湏是於知處求行行處求  
知斯可矣謙

毋不敬思無邪毋不敬是渾然底思是已萌此處只爭此  
可學

上蔡說思無邪一條未甚親切東萊詩記編在辨初頭看  
它意只說得箇詩可以怨底意如何說思無邪賀孫剛義

思無邪如正風雅頌等詩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等詩亟  
有不好者可以使人知戒懼不敢做大段好詩者太夫  
作那一等不好詩只是間巷小人作前多說是作詩之  
思不是如此其間多有淫奔不好底詩不成也是無邪  
思上蔡舉數詩只說得箇可以怨一句意思狹甚若要  
盡得可以興以下數句湏是思無邪一語甚濶呂伯恭  
做讀詩記首載謝氏一段說話這一部詩便被此壞盡  
意思夫善者可以感發得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得  
人之遠志今使人讀好底詩固是知勸若讀不好底詩  
便悚然戒懼知得此心本不欲如此者是此心之失所  
以讀詩者使人心無邪也此是詩之功用如此明作  
問周子說思無邪皆無心而思無心恐無緣有思曰不成



三代直道而行，人皆無心而思此，是從引三代直道便  
誤認了替

道之以政章

問道之以政，曰聖人之意，只為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  
德禮，所以有此言，謂政刑但使之遠罪而已。若是格其  
非心，非德禮不可。聖人為天下，何嘗察刑政來格  
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為民先。如又自盡其孝而後可  
以教民，孝自盡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如此類，宜其家  
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賀孫  
或問齊之以禮，曰道之以德，是以感人之善心，若不著禮  
以為之規矩，如何齊得？它須以禮齊之，使賢者知所止  
不肖者有所跋及。問格字，曰是合格及格之格，使人之

念法度而已 相道

讀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統說禮，便自有箇中制，賢者有可  
以俯而就之，不肖者便可企而及之。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這德字，只是適來說底，德以身  
率，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能齊，一  
必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民  
讀法之屬，無不格，具者正，所以齊民也。齊之不從，則刑  
不可廢，若只道之以德而無禮以約之，則儻然無收殺  
去格者，至於善也。如格于文祖，格于上下，與夫格物格  
者皆至也。儲宰云，此是堯舜地位，曰古人有得百里之  
地而君之，便能如此，明道便是有此氣象。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資質好底，便化不好底，須立箇



制度教入在裏面件件是禮後世專用以刑然不用刑亦無此理但聖人先以德禮到合用處亦不容已有且格只將格字做至字看至是真箇有到處如王假有廟格于上帝之格如遷善遠罪真箇是遠罪有勉强做底便是不至札季

問道之以德猶可致力齊之以禮州縣如何做得曰便是如今都蕩然無此家具了便也難得相應古人比閭之法比有長間有師便真箇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底人故教人可以流通如一大圳水分數小圳去無不流通後世有聖賢作必不肯只恁休須古法從底做起始得上之

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有猜疑閑防之意故民不從又

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為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又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於不善而有以至於善南升論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此謂庶民耳若所謂士者行已有恥不待上之命也錦

問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近見一朋友讀道德功術策前一篇說得不是盡說術作不好後一篇却說得是曰有道德則功術乃道德之功道德之術無道德則功術方不好某實一宰相說上甚有愛人



之心不合被近日諸公愛把恢復來說了某應之曰公說得便不是公何不曰愛人乃所以為恢復恢復非愛久不能幹因問政刑德禮四者如何說曰此政與道德功術一般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得底但不專用政刑

道之以德者是自身上做出去使之知所向慕齊之以禮者是使之知其冠婚喪祭之儀尊卑小大之別教化知所趨既知德禮之善則有恥而格於善若道齊之以刑政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事到得政刑必弛依獲又不知恥矣問刑政莫只是伯者之事曰專用政刑則是伯者之為矣卓

道之以德集注云淺深厚薄之不一謂其間資稟信向不

齊如此雖是感之以德自有不肯信向底亦有太過底故齊一之以禮禮是五禮所謂吉凶軍賓嘉湏令一齊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正如齊之以刑亦然先立箇法制如此若不盡從便以刑罰齊之集注後面餘意是說聖人謂不可專恃刑政然有德禮而無刑政又做不得聖人說話無一字無意味如只說齊之以德道之以禮便不是集注明作。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觀感得深而厚者固好若淺而薄者湏有禮以齊之則民將視吾之禮必恥於不善而至於善矣人傑

問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范氏說則民無所不至語亦過否曰若只靠政刑去治民則民是會無所不至又問呂氏



說云政刑能使懦者畏不能使強者革此之謂失其本  
心亦怕未如此曰這說亦是偏了若專政刑不獨是弱  
者怕強者也會怕到得有德禮時非獨使強者革弱者  
也會革因仁父問侯氏云刑政霸者之事曰專用刑政  
只是霸者事問威文亦須有德禮如左傳所云曰它只  
是僭德禮之名出做事如大蒐以示之禮伐原以示之  
信出定襄王以示之義它那曾有躬行德禮之實這正  
是有所為而為之也聖人是見得自家捨着恁地躬行  
那待臨時去做此又如漢高祖為義帝發喪那曾出於  
誠心只是因董公說分明僭這欺天下看它來意也  
只要項羽殺了它却一意與項羽做頭底賀孫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

或問十五志學章曰聖人是生知安行云云曰且莫說聖  
人只於已上分說如何是志學如何是立如何是不惑  
如何是知天命如何是耳順如何是從心所欲不踰矩  
且理會這幾箇字教分曉某所逐句下只解其字義直  
至後面方說聖人分上事今且說如何是志學曰心有  
所之謂之志志學則其心專一向這箇道理上去去曰說  
文義太繁也只如此說然更有意思在世間千岐萬路  
聖人為甚不向別路去只向這一路來志是心之深處  
故醫家謂志屬腎如今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  
志于學如果能志于學則自住不得學而時習之到得  
說後自然一步趨一步去如人當寒月自然向有火處  
去暑月自然向有風處去事君便從敬上去事親便從



考上去雖中間有難行處亦不憚其難直做教徹廣曰  
 人不志學有兩種一是全未有知了不肯為學者一是  
 雖已知得又却說道但得本莫愁末了遂不肯學者曰  
 後一種古無此只是近年方有之却是有兩種一種是  
 全未有知者一種是雖知得後却若存若亡不肯至  
 誠去做者然知之而不肯為亦只是未嘗知之耳又曰  
 如人要向箇所在去便是志到得那所在了方始能立  
 立得牢了方能向上去廣

問聖人十年工夫曰不須理會這箇且理會志于學能志  
 學許多科級須着還我札  
 吾十有五章曰看志字最要緊直須結果在從心不踰矩  
 上然又須循乎聖人為學之序方可矣

問志學與立曰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  
 是脚下已踏着了地時舉

周問三十而立無所事志何也曰志方是趨向德地去求  
 討未得到此則志盡矣無用志了淳

漢臣問立者立於斯道也曰立只是外物動搖不得賀孫  
 問立是心有定守而物不能搖動否曰是  
 問孔子三十而立似與孟子四十不動心同如何曰四十  
 而不惑却相似壯祖

四十而不惑於事上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知所從來德明  
 文振問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曰此兩句亦相離不得不  
 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是知這道  
 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知其所以親只緣元是一箇



人凡事事物物上頭是見它本原一線來處便是天命時舉

問四十而不惑是於事物當然之理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類皆曉之而不疑五十知天命是天道流行賦與萬物在人則所受之性所謂仁義禮智渾然無不該之全體知者知之而無不盡曰頭是見得自家曾不惑曾知天命否方是切已又云天命處未消說在又之性且說是付與萬物乃是事物所以當然之故如父之慈子之孝須知父子只是一箇人慈孝是天之所以與我者南升

問先生教某不惑與知命處不惑是謂不惑於事物知命謂知其理之當然如或問所謂理之當然而不容已者

某覺見豈有聖人既能不惑於事物矣又至於十有之久而後知其理之當然曰今且據聖人之言如此且如此去者不可恁地較遲速遠近若做工夫未到那貫通處如何得聖人次第如伊川說虎傷人頭是真見得似那虎傷底方是卓

問五十知天命集注云天命即天道也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如何是所以當然之故曰如孝親悌長此當然之事推其所以然處因其如此學者未便會知此理聖人學力到此此理洞然它人用力久亦須會到第

辛問五十知天命何謂天命先生不答又問先生屬辭曰某未到知天命處如何知得天命

十五志于學三十守得定四十見得精詳無疑五十知天



命天命是這許多柄子天命是源頭來處又曰因甚焦地知得來處節

問六十而耳順在人之最末何也曰聽最是人所不着力所聞皆是道理無一事不是可見其義精仁熟如此之問四十而不惑是知其然五十知天命是其所以然如此說得否曰如門前有一溪其先得知溪中有水其後知得水源頭發源處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四十時是見得那率性之謂道五十時是見他天命之謂性到六十時是見得那道理爛熟後不待思量過耳便曉曉問聖人生知安行所謂志學至從心等道理自幼合下皆已完具云云曰聖人此語固是為學者立法然當初必亦是有這般意思聖人自覺見自有進處故如此說聖

人自說心中事而今也不可只做得不可知待之曰立是大綱處把得定否曰立是事物侵奪它不得須子細看志是如何立是如何問伊川謂知天命而未至命從心方至命此說如何曰亦是這知天命是從不惑來不惑是見道理恁地灼然知天命是知箇原頭來處恁地徹淳。擗。論。全。章。

問志學便是一箇骨子後來許多節目只就這上進工夫從心所欲不踰矩自從容中道也曰固是志學時便是知了只是箇小底知不感知天命耳順却是箇大底知立便是從心不踰矩底根子從心不踰矩便是立底事只是到這裏熟却是箇大底立文。蔚。晏問志于學章曰就志學上便討箇立底意思來就立上



便討箇不惑底意思來人自志學之後十五年工夫方能立立比不惑時立尚是箇持守底意思不惑便是事理不惑了然不惑方是事理不惑到知天命又是天之所以命我者無不知也須看那遇接處遇得甚巧植叔蒙問看來此章要緊在志上曰固是到聖人三十時這志久交卸了又問五十知天命曰初來是知事物恰着如此到知命却是和箇原來都知道了器之間此章聖人自是言一生工夫効驗次第如此不似大學格物誠意正心修身是隨處就實做工夫處否曰是聖人將許多鋪攤在七十歲內看來合下已自耳順不踰矩了寓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于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

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年正七十若更加數十年也只是這箇間不然到七十便畫住了賀孫志學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一理先自人事做做來做去就上自長如事父孝事君忠初時也只忠孝後來便知所以孝所以忠移動不得四十不惑是於人事間不惑五十知皆自天命來伊川說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亦此意如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聖賢所說皆有兩節不可躡等周吳仁父問十五志于學章知行如何分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為重三十而立亦是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志于知是知之始不惑與知天命耳順是知之至三十而立是行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行之至如此分看錄



志于學是一面學一面力行至三十而立則行之效也學  
與不感知天命耳順相似立與從心不踰矩相似又問  
四十而不惑何更待五十而知天命曰知天命是知得  
微妙而非常人之所可測度矣耳順則凡耳聞者便皆  
是道理而無疑滯伊川云知天命則猶思而得到耳順  
則不思而得也憫

或問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集注云立守之固也然恐未  
有未不惑而能守者曰自有三節自志學至於立是知  
所向而大綱把握得定守之事也不惑是就把握裏面  
理會得明知之事也於此則能進自不惑至耳順是知  
之極也不踰矩是不待守而自固者守之極也伯  
問十五志于學章曰志學與不感知天命耳順是一類立

與從心所欲是一類志學一類是說知底意思立與從  
欲一類是說到底地位問未能盡知事物之當然何以  
能立曰如栽木立時已自根脚着土漸漸地生將去問  
未知事物之所以然能無疑曰知事物之當然者只  
是某事知得是如此某事知得是如此到此知其所以然  
則又上面見得一截又曰這箇說得都精問耳順曰程  
子謂知天命為思而得耳順為不思而得耳順時所聞  
皆不消思量不涉擬議皆盡見得又問聞無道理之言  
亦順否曰如何得都有道理無道理底也見他是那裏  
背馳那裏欠闕那一邊道理是如何一見便一落索都  
見了胡泳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古人於十五以前皆少習父兄之教



已從事小學之中以習幼儀舞象舞勺無所不習到此  
時節他便自會發心去做自去尋這道理志者言心之  
念只在此上步步恁地做為之不厭三十而立者便自  
卓然有立不為他物移動任是說虛說空說功說利便  
都搖動他不得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四十而不惑於事物當然更無所疑五十知天命則  
窮理盡性而知極其至矣立時則未免有所把捉不惑  
則事至無疑勢如破竹迎刃而解矣不惑者見事也知  
天命者見理也伊川云先知先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  
此理又問不惑者是知其然知天命者是知其所以然  
曰是如此如父之慈子之孝不惑者知其如此而為之  
知天命者謂因甚教我恁地不恁地不得是如何似覺

得皆天命天理又曰志學是知立與不惑是行知天命  
耳順是知從心所欲又是行下向知得小上向知得較  
大下向行得小上向又行得較大子蒙

劉潛夫問從心所欲不踰矩莫是聖人極處否曰不須如  
此說但當思聖人十五志學所志者何事三十而立所  
立者何事四十而不惑不惑之意如何五十知天命知  
得是又如何六十耳順如何是耳順每每如此省察  
之於身庶幾有益且說如今學者逐一便能檢防省察  
猶患所敬之越乎規矩也今聖人但從心所欲自不踰  
矩是甚次第又曰志學方是太畧見得如此到不惑時  
則是於應事時件件不惑然此數者皆聖人之立聖人  
之不惑學者便當取吾之所以用功處真切體認庶幾



有益 莊祖

十五志學一章全在志于學上當思自家是志於學與否學是學箇甚如此存心念念不放自然有所得也三十而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搖動我不得如富貴威武貧賤是也不惑謂識得這箇道理合東便東合西便西了然於中知天命便是不惑到知處是知其所以然如事親必孝事君必忠之類耳順是不思而得如臨事迎刃而解自然中節不待思索所說不踰矩是不勉而

中季礼

問耳順曰到得此時是於道理爛熟了聞入言語更不用思量得才聞言便曉只是道理爛熟耳志學字最有力須是志念常在於學方得立則是能立於道理也然事

至猶有時而惑在不惑則知事物當然之理矣然此事此物當然之理必有所從來知天命是知其所從來也上蔡云知性之所自出理之所自來最好  
問七十從心一節畢竟是如何曰聖人生知理固已明亦必待十五而志於學但此處亦非全如是亦非全無實但須自覺有生熟之分可學

蜚卿問十五志於學一段曰聖人也略有箇規模與人同如志學也是衆人知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迹相似若必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脫空說也不得但聖人便自有聖人底事道夫問十五志學章曰這一章若把做學者功夫等級分明則聖人也只是如此但聖人出於自然做得來較易



或問自志學而立至從心所欲自致知誠意至治國平天下二者次第等級各不同何也曰論語所云乃進學之次第大學所云乃論學之規模柄

所謂以類而推只是要近去不要遠了如學者且只是做學者事所謂志學與立猶易理會至耳順以後事便去測度了士殺

三十而立是心自定了事物不能動搖然猶是守住至不惑則見得事自如此更不用守至知天命則又深一節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固是合當親合當義更知得天初命我時便有箇親有箇義在又如命有德討有罪皆是天理合如此耳順則又是上面一齊曉得無所不通矣又問四十不惑是知之明五十知天命是知極其精

六十耳順是知之之至曰不惑是事上知知天命是理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入耳無不順今學者致知儘有次第節目胡氏不失本心一段極好儘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間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此心之所當知事是此心之所當為不要埋沒了它可惜只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大至公皆要此心為之又云人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來錄錄此下云但人不明此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刮得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明作錄集注問聖人凡謙詞是聖人亦有意於為謙抑平時自不見其能只是人見其為謙耳曰聖人也是那意思不恁地自



淵淳舉東萊說聖人無謙本無限量不曾滿曰此說也  
略有些意思然都把聖人做絕無此也不得聖人常有  
此般心在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分明是有功有勞  
却不曾伐淳

問十五志于學曰橫渠用做實說伊川用做假說說聖人  
不到得十年方一進亦不鮮懸空說一段太緊聖人元  
是箇聖人了它自恁地實做將去它底志學異乎衆人  
之志學它底立異乎衆人底立它底不惑異乎衆人之  
不惑集義

問十五志于學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程子云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如何曰這事遠難說某嘗解孟子瞽瞍底  
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曰知此者為盡性能此者為

盡性問窮理莫是自志學時便只是這箇道理到耳順  
時便是工夫到處曰窮理只自十五至四十不惑時已  
自不大段要窮了三十而立時便是箇規模定了不  
惑時便是見得理明也知天命時又知得理之所自出  
耳順時見得理熟從心所欲不踰矩時又是爛熟也問  
所學者便是格物至乎天下底事而立至不踰矩便是  
進學節次否曰然問橫渠說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  
六十盡入物之性如何曰據五十而知天命則只是知  
得盡性而已又問盡性恐是盡己之性然後盡人物之  
性否曰只是一箇性不須如此看又曰自聖人言之窮  
理盡性至命令下便恁地自學者意之且如讀書也是  
窮理如何便說到盡性至命處易中是說聖人事論語



知天命且說知得如此未說到行得盡處如孟子說盡  
心知性知天這便是說知存心養性至所以立命這便  
是說盡性至命要說知天命分曉只把孟子盡心知性  
說問四十不動心恐只是三十而立未到不惑處曰這  
便是不惑知言處可見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  
足以動其心不是強把捉得定問橫渠說不踰矩如何  
曰不知它引夢周公如何是它自立一說竟理會不得  
問范公說從心所以養血氣如何曰更沒理會  
問五十知天命曰上蔡云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此語  
自是子貢謂夫子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  
上面一節這箇物事上面有箇腦子下面便有許多物  
事徹底如此太極圖便是這箇物事箕子為武王陳洪

範先言五行次言五事蓋在天則為五行在人則為五  
事知之者須是知得箇模樣形體如何某舊見李先生  
云且靜坐體認作何形象問體認莫用思否曰固是且  
知四端雖固有孟子亦言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又  
曰此箇道理大則包括乾坤提挈造化細則入毫釐絲  
忽裏去無遠不周無微不至但須是見得箇周到底是  
何物夔孫

孟子子問孝至子夏問孝章

問無違曰未見得聖人之意在且說不以禮蓋亦多端有  
苟且以事親而違禮有以僭事親而違禮自有箇道理  
不可違越聖人雖所以告懿子者意在三家僭禮然中  
意渾全又若不專為三家發也錄



子曰無違此亦通上下而言三家僭禮自犯違了不當為而為固為不孝若當為而不為亦不孝也詳味無違一語一齊都包在裏集注所謂語意渾然者所以為聖人之言明作

問孟懿子問孝云云曰聖人之言皆是人所通行得底不比它人說時只就一人面上說得其餘人皆做不得所謂生事葬祭須一於禮此是人人皆當如此然其間亦是警孟氏不可不知南升

問生事以禮章胡氏謂為其所得為是如何曰只是合得做底諸侯以諸侯之禮事其親大夫以太夫之禮事其親便是合得做底然此句也在人者如何孔子當初是就三家僭禮說較精彩在三家身上又切當初却有胡

氏說底意思就今論之有一般人因陋就簡不能以禮事其親又有一般人牽於私意却不合禮淳

生事葬祭之必以禮聖人說得本闊人人可用不特為三家僭禮而設然就孟懿子身去看時亦有些意思如此故某於末後亦說及之非專為此而發也至龜山又却只說那不及禮者皆是倚於偏此最釋經之大病因言今人於冠婚喪祭一切苟簡徇俗都无所谓禮者又如何責得它違與不違古禮固難行然近世一二公所定之禮及朝廷五禮新書之類人家儻能相與講習時舉而行之不為無補又云周禮忒然繁細亦自難行今所編禮書只欲使人知之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與寧儉寧戚之意徃徃得時位必不盡循周禮又須參酌古



人別制為禮以行之所以告顏子者亦可見世固有以  
 硬款行古禮者然後世情文不相稱廣因言書儀中冠  
 禮最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古冠禮亦自簡易頃年見  
 欽夫刊行所編禮止有婚喪祭三禮因問之曰冠禮覺  
 難行某云豈可以難行故闕之燕四禮中冠禮最易行  
 又是自家事由已而已若婚禮便關涉兩家自家要行  
 它家又不要行便自掣肘又為喪祭之禮皆繁細之甚  
 且如人遭喪方哀苦中那得工夫去講行許多禮數祭  
 禮亦然行時且是用人多昨見某人硬自去行自家固  
 自曉得而所用執事之人皆不曾講習觀之者笑且莫  
 管至於執事者亦皆忍笑不得似德行禮濟得甚事此  
 皆是情文不相稱處不如不行之為愈廣

叔蒙問父母唯其疾之憂注云說前一說未安曰它是問

孝如此可以為孝矣

賀孫以下  
武伯問孝

父母唯其疾之憂前說為佳後說只說得一截蓋只管得  
 不義不曾照管得疾了明作

問集注中新說意旨如何曰舊說似不說背面却說皆後  
 一句相似全用上添一句新說雖用下添一句然常得  
 父母之心如此便也自不為不孝故雖添句已不多添  
 一之

問色難此是承順父母之色或是自己和顏順色以致愛  
 於親為難曰人子骨中纔有此不愛於親之意便有不  
 順氣象此所以為愛親之色為難子夏問孝

問曾字或訓則或訓嘗何也又詩中懣字訓曾不知一音



耶二音耶曰除了人姓皆當音在增及凡字義云某之  
 為言某也者則是音義皆略相近嘗與則意亦略同廣  
 叔蒙問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集注云此為懿子發者告  
 衆人者也若看答孟武子子游語亦可謂之生與衆人曰  
 無違意思闊若其它所告却就其所患意思多然聖  
 人雖是告衆人意思若就孟懿子身上看自是大段切  
 雖是專就一人身上說若於衆人身上看亦未嘗無益  
 賀孫○集注  
 總論四章

或問武伯多可憂之事如何見得曰觀聖人恁地說則知  
 其人之如此矣廣  
 或問父母唯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曰這許多所合也  
 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

它所答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它只是就道  
 理上說如此却是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  
 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賀孫

問子夏能直義如何見它直義處曰觀子夏所謂可者與  
 之不可者拒之孟子亦曰孟施舍似曾子比官黜似子  
 夏則子夏是箇持身謹規矩嚴底人廣

問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直義莫是說其資之剛  
 方否曰只是於事親時無甚回互義剛

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問孝聖人答之皆切其所短故  
 當時聽之者止一三句皆切於其身今人拈數段只作  
 一串文義看了

問孔子答問孝四章雖不同意則一曰如何曰彼之問孝



皆有意乎事親者孔子各欲其於情性上覺察不使之偏勝則其孝皆予正而無病矣曰如此看恰好過

不敬何以別乎敬太槩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是太段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為難勉強不得此二者是因子游子夏之所短而進之能養服勞只是外面工夫遮得人耳目所及者如今人和養與服勞都無了且得如此然後就上面更進將去大率學者且要儘從小處做起正如起屋木酒理會架屋且先立箇基礎定方得明作

問色難有教說不知孰是曰從楊氏愉色婉容較好如以為承順顏色則就本文上又添得字來多了然而楊氏說文學處又說遠了如此章本文說處也不道是文大

多但是承敬不足耳孔門之所謂文學又非今日文章之比但子游為人則愛有餘而敬不足子夏則敬有餘而愛不足故告之不同問如何見得二子如此曰且如灑掃應對子游便忽略了子夏便只就這上做工夫又曰謙氏說此章甚差餘

問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則踈子夏技謹守法度依本子做觀答為政問孝之語可見惟高明而踈故必用敬惟依本做故必用有愛心又觀二人灑掃應對之論與子夏博學篤志之論亦可見伯羽

問夫子答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奉養而無神恩恃愛之失主教而無嚴恭儼恪之偏仍是難曰既知二失則中間須自有箇處之之理愛而不敬非真



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敬非嚴恭儼恪之謂以此為敬則誤矣只把做事小心畏謹把做事小心畏謹不敢慢道便是敬錄云敬只是

問告子游子夏云云曰須當體察能養與服勞如何不足為孝敬時模樣如何只說得不濟事南升

子夏之病乃子游之藥子游之病乃子夏之藥若以色難告子游以敬告子夏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故聖人藥各中其病方

語類二十三卷終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四

論語六

為政篇下

吾與回言章

論語所載顏子語止有喟然之嘆與問仁兩章而已而夫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知是說甚麼惜乎其不博也廣或問顏子終日不違如愚謂顏子心與聖人契曰此是前輩已自說了畢竟要見顏子因甚與聖人契問者無言文蔚曰孔子博他以文約他以禮他於天下之理無所不明所以於聖人之言無所不契曰孔子未博文約禮之前又如何文蔚曰顏子已具聖人體段曰何處是他具聖人體段文蔚無答曰顏子乃生知之次比之聖人



已是九分九釐所爭處只爭一釐孔子只點他這些便  
 與他相湊他所以深領其言而不再問也文蔚  
 問顏子不違與孔子耳順相近否曰那地位太段高不違  
 是顏子於孔子說話都曉得耳順是無所不通  
 李從之問顏子省其私不必指燕私只是他自作用處曰  
 便是這意思但恐沒着落却如何省只是說燕私庶幾  
 有箇着處方有可省處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或有  
 人相對坐心意默所趨向亦是私如謹獨之獨亦非特  
 在幽隱人所不見處只他人所不知雖在眾中便是獨  
 也察其所安安便是箇私處當  
 問亦足以發是顏子於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於行  
 事否曰固是雖未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

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處當  
 問顏子如愚曰夫子與言之時只似一箇默底退而省其  
 私之所為亦足以發明其意義似不默如克已復禮他  
 便知得克已復禮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他皆知之便  
 是足以發處卓  
 不違如愚不須說了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  
 明於日用躬行之間此夫子退而省察顏子之私如此  
 且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便真箇不於非禮上視  
 聽言動集注謂坦然由之而無疑是他真箇見得真箇  
 便去做明作  
 問亦足以發莫是所以發明夫子所言之旨否曰然且如  
 未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受之不復更問如何



是禮與非禮但是退而省察顏子之所為則直是視聽言動無非禮也此則足以發夫子之言也壯祖先生令看顏子亦足以發於何處見之是甚麼意思或云見得親切處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一章可見曰太槩是如此良久云於睥面盡皆見之因舉程先生之言曰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太祭克之則睥面盡皆此之謂也熹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這此子便難看且如顏子甚麼處足以見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今看箇人甚麼處足以發甚麼處便不足以發義剛問亦足以發是顏子退有所省發否曰不然集注已說得分明了蓋與之言顏子都無可否似箇愚者及退而觀

其所行皆夫子與之言者一一做得出來不差豈不是足以發明得夫子之道其語勢只如此恰如今人說與人做一器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制他聽之全然似不曉底及明日做得來却與昨日所說底更無分毫不似祖道

亦足以發謂其能發已之言若不排不發是以此而發彼也引而不發是引弓而不發矢也用字各有不同人傑如子貢子夏是曉了較不甚問辯若它人則三番四番說都曉不得獨夫子與顏子說時它却恁地曉得這處便當思量它因甚麼解恁地且如這一件物事我曾見來它也曾見來及我說這物事則它便曉得若其他人不曾見則雖說與它它也不曉義剛



問顏子深潛淳粹曰深潛是深厚不淺露恁地時意思常

藏在裏面集壽注

問顏子深潛淳粹此只是指天資而言否曰是義剛

問集注載李先生之說甚分明但所謂默識心融觸處洞

然自有條理便見顏子聞夫子之言自原本至於條目

一一理會得所以與夫子意不相背及退省其私即見

其日用語嘿動靜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

之而不疑便見得顏子不惟理會得夫子言語及退便

行將去更無窒礙曰亦足以發一句最好看若麤說時

便是行將去然須是子細看亦足以發一句南升

問李先生謂顏子聖人體段已具體段二字莫只是言箇

模樣否曰然又問惟其具聖人模樣了故能聞聖人之

言默識心融否曰顏子去聖人不爭多止隔一膜所言

於吾言無所不說其所以不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

之言觸其机乃能通曉爾又問所以如此者莫只是尊

淳化未盡否曰聖人所至處顏子都見得只是未到仰

乏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這便顏子不及

聖人處這便見得未達一間處且如於道理上才着緊

又蹉過才放緩又不及又如聖人平日只是理會一箇

大經大法又却有時而應變達權才去應變達權處者

他却又未曾離了大經大法可仕而仕學他仕時又却

有時而止可止而止學他止時又却有時而仕無可無

不可學他不可又却有時而可學他可又却有時而不

可終不似聖人事事做到恰好處又問程子說孟子雖



朱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聖處莫便是指此意而言否曰顏子去聖人尤近或云某於克已復禮動容貌兩章却理會得若是仰高鑽堅瞻前忽後終是未透曰此兩章止說得一邊是約禮底事到顏子便說出兩脚來聖人之教學者不過博文約禮兩事爾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今見於論語者雖只有問仁問為邦兩章然觀夫子之言有曰吾與回言終日想見凡天下之事無不講究來自視聽言動之際人倫日用當然之理以至夏之時商之輅周之見舜之樂歷代之典章文物一一都理會得了故於此舉其大綱以語之而顏子便能領略得去若元不曾講完則於

此必疑問矣蓋聖人循循善誘人才纔到那有滋味處自然住不得故曰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以酌酢萬變處顏子亦見得此甚分明只是未能到此爾又却趨逼他不得他亦太段用力不得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只是一箇德非於崇德之外別有箇德之盛也做來做去做到徹處便是廣

問不違如愚章心融恐是功深力到處見得道理熟了故言入於心隨即融化更無查滓故其發見於日用之間自然和順所以能發明聖人之道非生將道理體貼力行之也是否曰固是功夫至到亦是天資高顏子自是



隣於生知者也一之

仲愚問默識心融如何說箇融字最好如消融相似融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在肚裏如何發得出来如入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能滋益體膚消是融化查滓便下去精英便充於體膚故能肥潤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語他人聞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故發忠恕而已出来又問是曾子子昔工夫至此乎曰也是他資質自別一之

器之問亦足以發伊川有天理昭著語与先生所說不同曰便只是這箇夫子所言他別會發明而行之伊川所謂天理昭著便是聖人所說底道理顏子便會一一與做且如對人言語他曉不得或曉得不分明少間只恁

地悠悠漫漫雖然恁地說自將這言語無落着了到得

顏子聖人與說一句他便去做那一句聖人與說兩句

賀孫。以下諸說

他便去做那兩句問退而省其私曰私者他人所不知而回之所自知者夫子能察之如心之所安燕居獨處之所為見識之所獨見皆是也又曰私字攸關私與中庸慎獨之獨同大意只是初問与面言一似箇不通曉底人相似退而觀其所獨為又足以發明夫子所說之道且如克己復禮夫子告之矣退而察之則見其果然克己復禮因說范氏說私字作與門人言恐不是謙氏以不違作聲聞相通難以耳聽而實以神受又較深只是無所不說便是

不違



視其所以章

文振問視其所以一章曰此不惟可以觀人亦當以此自  
考時舉義剛錄云觀人固是如此觀己亦當如此

問視其所以一章所以是大綱目看這一箇人是為善底  
人是為惡底人若是為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  
若是本意以為己事所當為無所為而為之乃為己若  
以為可以來知於人而為之則是其所從來處已不善  
了若是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若是  
中心樂為善自無厭倦之意而有自進之益若是中心  
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偽以是察人是節節  
看到心術隱微處最是難事亦必在己者能知言窮理  
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察人如聖人也曰於

樂處便是誠實為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是勉強做  
來若以此觀人亦須以此自觀看自家為善果是為己  
果是樂否先生又云看文字須學文振每逐章挨近前  
去文振此兩三夜說話大故精細看論語方到一篇便  
如此直卿云先生說文振資質好南升

所以是所為所由是如此做所安是所樂譬如讀書是所  
為豈不是好事然其去如此做又煞多般有為己而讀  
書者有為名而讀者有為利而讀者須觀其所由從如  
何其為己而讀者固善矣然或有出於勉強者故又觀  
其所樂端蒙

問視其所以現其所由察其所安三句前一句是兼善惡  
而言後兩句是專言善尋常有一樣人所為雖不善然



其意之所發却不是要做不善而心終亦不安於不善似這般樣人是如何曰這箇也自有於現過知仁可見壽

李仲實問視其所以者善者為君子惡者為小人知其小人不必論也所由所安亦以現察君子之為善者爾曰譬如淘米其糠與沙其始也固淘去之矣再三淘之恐有未盡去之沙糝取人傑

問察其所安云今人亦有做得不是底事心却不安又是如何曰此是良心終是微私欲終是盛微底須被他盛底勝將去微底但有端倪無功爭得出正如孟子說非無萌芽之生一段意當良心與私欲交戰時須是在我大段着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只是殺賊一般一次殺

不退只管殺殺數次時須被殺退了私欲一次勝他不得但教真箇知得他不好了立定脚跟只管硬地自行殺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因舉濂溪說果而確無難為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爰問有何道理可助這箇果曰別無道理助得只是自著力戰退他明作

視其所以一章爰問現人之法論到此却是無遺先生微笑曰孟子觀人之法又自簡徑如只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便是矣

問觀其所以謂意之所從來何也曰只是去他意思來處如何如讀書固是好然他意思來處亦有正為利者視其所以以用也為也為義為君子為利為人方是且



粗看如有一般人只安常守分不恁去利然有時意思亦是求利察其所安又看他心所安穩處一節深一節

集注

問觀其所由集註兩說如何曰意之所從來如讀書是好須看所讀何書行其所為或強勉有所為後說不如前說蓋行其所為只是就上而細看過不如意之所從來是就他心術上看所安集註下得樂字不穩安大率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必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踞傲勉強教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踞傲了心方安呂氏一說謂所由是看他已前所為事所安是察他已後所為事亦通所謂知言窮

理蓋知言亦是窮理之一事然蓋互舉也又云知人亦是窮理之一端且如因不失其親須知人方得明介問觀其所由集註言意之所從來如何曰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此則所為雖是而所由未是也

察人之所安尤難故必如聖人之知言窮理方能之廣

問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若聖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着方曰這也為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着恁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說話便道聖人不恁地只畧畧看便了這箇若不見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且如今從學也有誠心來底也有為利來底又如今人讀書也有誠心去讀底



言  
也有為利讀底其初也却好漸漸自見得他心下不恁  
地這須着知且如要從師須看得那人果是如何又如  
委託人事若是小小事要付託人尚可以隨其所長交  
付與他若是要成一件大事如何不見得這人了方付  
與如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  
而不可奪若不真見這人是恁地如何這事託得他問  
伊川云視其所以是觀人之大槩若所由所安也只兼  
善惡說今集註只解向不好處去恐似無過中求有過  
非聖人意曰這只是平心恁地着看得十分是如此若  
要長厚便恁地包含其初欲恕人而終於自恕少間漸  
漸將自己都沒理會了都未知若能於待人嚴到得於  
自身已也會嚴問觀人之道也有自善而入於惡亦有

事雖惡而心所存本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着  
方見好底鐵定是好人不好底鐵定是不好人讀書不  
可不仔細若不因公問某也不說到這裏初間才着善  
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  
底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  
便做不好人着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  
今按此轉語方答得上  
所疑集註分明○賀孫  
所以只是箇大槩所由便着他所從之道如為義為利又  
也着他所由處有是非至所安處便是心之所以安  
方定得且如看得如此又須着自反着自家所以所由  
所安如何只是一箇道理呂氏以所以作今所自處所  
由作昔所經由所安作卒所歸宿却成前後事非是一



時觀人不必如此說又問觀其所由曰視其所以者只是觀人之凡日所由者便看地如何地做且如作士人作商賈此是所以至如讀書為利時又也不好如孝與忠若還孝而至於陷父于不義忠而至於阿諛順旨其所以忠與孝則同而所由之道則別問曰如小人為利便是不好了又更觀其所由做甚曰為利固是為利畢竟便有一節話若還看得只是這人了更不須看集義

溫故而知新章

溫故只是時習庸

溫故知新謂溫故書而知新義振

溫故方能知新不溫而求新知則亦不可得而求矣囑

問溫故知新曰是就溫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

所着錄

溫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為溫故而不知新者設不溫故固是間斷了若果無所得雖溫得亦不足以為人師所以溫得又要知新惟溫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為人師也這語意在知新上義別

問溫故聞見之在外者知新義理之得于已者若溫故而不知新則徒聞見而已惟知新則是在我之義理因溫故而有以自得之其應無窮故可以為師乎曰然又問不離溫故之中而知新其亦下學上達之理乎曰亦是漸漸上達之意一之

問溫故知新曰道理即這一箇道理論孟所載是這一箇道理六經所載也是這箇道理但理會得了時時溫習



覺滋味深長自有新得温字對冷字如一杯羹在此冷了將去温來又好南升

温故而知新此處知新是重中庸温故而知新乃是温故重聖人言語自有意思一箇這頭重一箇那頭重又曰温故而知新一句只是一句了變孫

温故知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来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人人與說一箇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来所以其應無窮且如記問之學記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若記得九事便說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為人師明作

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只緣這箇必殺了若知新則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似殺矣如記問之學記得

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知新則時復温習舊聞以知新意所以常活備

温故則能知新如所引學記則是温故而不知新只是記得箇硬本子更不解去裏面搜尋得道理義剛

温故而知新是活底故可以為人師記問之學只是死底故不足以為人師振

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先生曰此只是一件事却有兩箇義理如温故而不能知新諸先生把日知其所亡做知新似倒說了日知其所亡乃温故以前事日知其所亡有如今日方做事業相似便方始月無忘其所能乃温故也既温故而知新謝氏說温故知新又說得高遠了先生曰程先生說可以為師作只此一句可師不如



便把做為師之師看此一句只說是人若不能温故知新便不可為人師守舊而不知新義便不活不足以應學者之求若温故而知新則從此儘推得去呂氏說師尚多聞只是泥孟子之語孟子初問也且恁地說呂氏便把來作引證不得大率聖人之言語闊被他把做恁地說也無礙理處集義

仁父問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伊川謂此一言可師此一事可師切有未喻曰伊川見得亦差了這一句正對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一句若温習舊聞則義理日通無有窮也若記問之學雖是記得多雖是讀得多雖是聞得多雖是千卷萬卷只是千卷萬卷未有不窮然而這一句說師亦只說平常恁地師却不說是孔子這般

師兼是這主意只為世上有不温故知新而便欲為人師故發此一句却不是說如此便可以為師言如此方可以為師以證人不知此而遽欲為師者伊川却只認這意一向要去分解以此知讀書休着仔細伊川恁地工夫也自有這般處聖人語言極精密無此字偏重亦無此字罅漏如說一言而喪邦有諸曰唯其言而莫之違只消如此說亦得便須說道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或曰以德報怨何如看來也似好聖人便問他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若以直報怨只是依直報之恰如無怨相似且如人有此侵我處若是我不是便休了若是他不是與他理會教是便了賀孫問以德報怨非獨說道無以報德只是以德報怨



也自不得曰如此只是偽只是不誠質孫

君子不器章

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所謂體無不具人心原有道許多道理充足若慣熟時自然看要如何無不周遍子貢瑚璉只是廟中可用後去別處使用不得如原憲只是一箇喫菜根底人邦有道出來也做一事不得邦無道也不能攪亂反正夷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明作

或問君子不器如孔門德行之外乃為器否曰若偏于德行而其用不周亦是器君子者才德出眾之名德者體也才者用也君子之人亦具聖人之體用變孫錄云體無不備用無不周然但聖人者也其體不如聖人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妙耳人傑

君子不器章有些非甚一善一行之可名也賢人則器獲此而失彼長於此又短於彼賢人不及君子君子不及聖人壽昌

問君子不器之真曰人心至靈均具萬理是以無所往而不知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苟以學力充之則無所施而不通謂之不器可也至於人之才具分明是各局於氣稟有能而不能又問如何勉强得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中庸言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處正是此意壯祖問君子所以不器者緣是就格物致知上做工夫看得道理周遍精切及廓然貫通有以盡其心之全體故施之於用無所不實非特一才一藝而已曰也是如此但說



得着力了成德之士自是不器南升

君子不器君子是何等人曰此通上下而言有一般對小人而言底君子便是小底君子至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斯可矣便說大底君子便是聖人之次者問不器是那箇君子曰此是成德全才之君子不可一偏着他問侯氏舉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如何曰不可小知便是不可以一偏看他他却擔負得遠大底小人時便也有一才一藝可取故可小知問子貢文器也喚做不是君子得否曰子貢也是箇偏底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問謝氏舉清和任也只是器否曰這是他成就得偏却不是器他本成就得來大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一段他自是

大只是成就得來偏問諸先生多舉形而上形而下如何說曰可見底是器不可見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因指面前火爐曰此是器然而可以向火所以為人用便是道問謝氏以為顏閔有聖人之一體未必優於子夏子游子張然而具體也既謂之具體又說不如三子何也曰他意只道是顏子便都無許多事如古人說無所長既無所短安有所長底意他把來驅駕作文字便語中有病因問具體而微曰五峯說得牽強看來只是比似孔子較小今看顏子比孔子真箇小集義  
問范氏謝氏說如何曰天下道理皆看得透無一理之不知無一事之不明何器之有如范氏說也說得去然不消如此謝氏說得意思也好推其極乃大底不器伊尹



伯夷柳下惠皆能一天下則器固大矣自一才一藝者  
觀之亦不可謂之器矣然自孔子可仕可止觀之則彼  
止在一邊亦器也孟子誠不肯學他底了一之

子貢問君子章

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曰此為子貢而發其實有德者必  
有言若有此德其言自足以發明之無有說不出之理  
夫子只云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敏於事而謹於言未嘗  
說無事於言人傑

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曰只為子貢  
多言故告之如此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  
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  
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言變孫

徐仁甫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莫須將先行作一句否曰  
程子如此却未敢以為然恐其言而後從之不成一句  
若云而後其言從之方得不若以先行其言作一句而  
後從之作一句大意只說先行其所言而後言其所行  
讀書須是看出處主意如何此是子貢問君子孔子為  
子貢多言故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答之蓋為子貢也  
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只  
做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  
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說出來却不  
是杜撰意度須還自家自本至末皆說得有著實處曰  
此下章說得好南升

君子周而不比章



問周與比莫也相似否曰外面相似而裏面大差了如驕  
泰和同亦然故幾微之間不可不辨韓

周是無不愛比是私也相比或二人相比也是植

君子周而不比周是偏人前背後都如此心都一般不偏

滯在一箇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亦是周偏

忠信為周如這一箇人合當如何待那箇人又合如何

待自家只看理無輕重厚薄便是周偏周是公底比比

是私底周周是無所比也如為臣則忠為子却不能孝

便是偏比不周偏只知有君而不知有親按忠信為周他錄別有定

問比周曰君子小人即是公私之間皆是與人親厚但看

子意思自然廣大小人與人相親時便生計較與我善

底做一般不與我善底做一般周與比相去不遠要須

分別得大相遠處某集註中曾說此意君子與人相親薄但意思自是公。南升也。有輕重有厚

問周而不比曰周者大而遍之謂比便小所謂兩兩相比

君子之於人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這便是周小人之

於人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這便是比

君子之於人非是全無惡人處但好善惡惡皆出於公

用一善人於國則一國享其治用一善人於天下則天

下享其治於一邑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邑獲其安於一

鄉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鄉受其安豈不是周小人之心

一切及是又云歐陽朋黨論說周武以三千為大明商

紂億兆之人離心離德又云比周二字於易中所言又

語類

卷十四

十一



以比字為美如九五顯比取玉用三驅失前禽之義皆美也如頑嚚不友相與比周又却是不好

比之與周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為諸侯則愛一國為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疏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他却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又云集註謂普徧是泛愛之意偏黨非特勢利大槩君子心公而大所以周普小人心狹而常私便親厚也只親厚得一箇明作

問比周曰且如一鄉之中有箇惡人我這裏若可除去便須除去却得這一鄉都安此君子周而不比也至如小人於惡人則喜其與已合必須親愛之到得無惡之人每與已異必思傷害之此小人之比而不周也武三思

嘗言如何是善人如何是惡人與予合者是善人與予不合者是惡人賀孫

問比周曰周固是好然而有一種人是人無不周旋之使所周之人皆善固是好萬一有箇不好底人自家周旋他去這人會去作無窮之害此無他只是要人之同已所以為害君子則不然當親則親當疎則疎而已變孫問註周言普徧豈汎愛衆而親仁之意歟曰亦是如此六抵君子立心自是周徧好惡愛憎一本於公小人惟偏比阿黨而已集註

問註云君子小人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何謂毫釐之差曰君子也是如此親愛小人也是如此親愛君子公小人私節



問註云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  
萌之初與人交際之始於此審決之否曰致察於思慮  
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  
士勵行守之於為須著隨處照管不應道這裏失了後  
面更不去照管覺得思慮失了便著去事上看便舍彼  
取此須著如此方得格

徐問比周曰只是公私周則偏及天下比則昵於親愛之  
間又問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如何曰忠信為周只緣左  
傳周爰咨詢指作忠信後人遂將來安解最無道理且  
如易比卦言比吉也比輔也原筮元永貞無咎則比都  
是好太抵比於君子則為善比於小人則為惡須是看  
聖人說處本意如何據此周而不比比而不周只是公

私義集

問范氏說忠信為周恐未說到此曰忠信所以周也若而  
前背後不誠實則不周矣周是公底比無所不比也此  
是私底周周一邊背了一邊周則意思却照管得到極  
其至為臣則忠為子則孝是亦周也一之

學而不思章

問論語言學字多不同學而不思則罔此學字似主於行  
而言博學於文此學字似主於知而言曰學而不思則  
罔此學也不是行間學字義如何曰學只是效未能如  
此便去效做問恐行意較多否曰只是未能如此便去  
學做如未識得這一箇理便去講空要識得也是學未  
識得這一箇書便去讀也是學未曉得這一件事去問



人如何做便也是學問人便是依這本子做去不問人便不依本子只鵬突杜撰做去學是身去做思只是默坐來思問學是學其事思是思其理否曰思只是思所學底事學而不思便都罔了問思而不學何以危殆曰硬將來拘縛捉住在這裏便是危殆只是杜撰恁地不恁自然便不安穩渾

學與思須相連才學這事須便思量這事恰如何學字甚大學效他聖賢做事南升

學是學其事如讀書便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且如做此事是學然須思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恁下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却又不傍所做事上體察則心終是不安穩須是事與思互相發

明明作

學不止是讀書凡做事皆是學且如學做一事須是更經思量方得然只管思量而不學則自家心必不安穩便是殆也

學而不思如讀書不思道理是如何思而不學如徒苦思索不依樣子做植思而不學則殆雖用心思量不曾就事上習熟畢竟生硬不會安性錄

問不求諸心則昏而無得不習其事則危而不安如何曰思與學字相對說學這事便思這事人說這事命恁地做自家不曾思量這道理是恰如何則罔然而已罔似今人說罔兩既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不熟則真



兀不安如人學射雖習得子箭裏許多模樣若不曾思  
量這箇是恰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恰如何  
却不會置得一張子一隻箭何梁邊去射也如何得  
或問學而不思章孔程子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而  
廢一非學何也曰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  
學也効人做事亦學也孔子步亦步趨亦趨是効其所  
為才効其所為便有行意  
叔蒙問集註却舉中庸學問思辨與行之語據某看學與  
行是學之始終問思辨是思之始終曰然賀孫  
問思而不學則殆註身不親歷所謂親歷豈講求義理與  
躬行處均為親歷乎曰講求義理又似乎思但就見定  
事上學去話間因語及某人曰此正思而不學之人只

一向尋空去凡事須學方能進步

集註非定本

問諸先生說有外意者有說偏傍者也須看否曰也要見  
得他疑處因問楊氏說思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何  
曰敬自是存養底事義自是推行底事且說思與學也  
未須說存養推行處若把推行作學便不是中庸裏面  
博學力行自是兩件今人說學便都說到行處去且如  
讀書看這一句理會不得便須熟讀此便是學然學而  
不思便是按古本也無得處若徒然閉目靜思而不學  
又也徒勞心不穩當然後推到行處問罔字作欺罔無  
實之罔如何曰不必如此說罔是昏昧底意問思而不  
學則殆只是尹氏勞而無所安底意否曰是勞便是其  
心勞不安便是於義理不安問謝氏窮大而失其所居



如何曰只是不安集義

攻乎異端章

或問攻乎異端曰攻者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之攻這處須看他如何是異端如何是正道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異端不止是楊墨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

問攻字若作攻擊也如何便有害曰便是聖人若說攻擊異端則有害便也須更有說話在不肯只恁地說遂休了若後攻擊則呂氏之說近之不如只作政治之攻較穩幹

凡言異端不必攻者皆是為異端游說及問孟子謂能言

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不必便能距楊墨但能說距楊墨亦是聖人之徒淳

問集註云攻專治之也若為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畧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也是自家眼自高方得若是恁地則也奈何如後來士大夫末年皆流入佛氏者緣是把自家底做淺底看便沒意思了所以流入他空寂玄妙之說去集註

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害甚於楊墨看來為我疑於義兼愛疑於仁其禍已不勝言佛氏如何又却甚焉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本朝許多極好人無不陷焉如李文靖王文正謝上蔡楊龜山游先生諸人賀孫



問集註何以言佛而不言老曰老便只是楊氏人嘗以孟子當時只關楊墨不關老不知關楊便是關老如後世有隱遯長往而不來者皆是老之流他本不是學老只是自執所見與此相似

味道問只說釋氏不說楊墨如何曰楊墨為我兼愛做出來也淡而不能感人只為釋氏最能感人初見他說出來自有道理從他說愈深愈是害人

攻乎異端章曰楊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墨氏兼愛至不知有父如此等事世人見他無道理自不去學他只如墨者夷之厚葬自打不過緣無道理自是行不得若佛氏則近理所以感人此事難說現其書可見  
呂氏曰君子及經而已矣經止斯無邪慝今惡乎異端而

以力攻之適足以自蔽而已說得甚好但添得意思多了不敢保是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分明只是以力攻之理會他底未得枉費力便將已業都荒了

由誨汝知之章

問知之為知之章子路不應有以不知為知之病曰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是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故和那不知處也不知耳

問知之為知之曰子路氣象粗疎不能隨事精察或有不合於己雖於夫子亦艱然如子之迂也之類故夫子告之以此

或問誨汝知之乎章曰惟伊川便說得及別人只說得一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



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着則是使人安於其所不知也  
故程子又說出此意其說方完上不失於自欺下不失  
於自勉廣

徐問上蔡之說如何曰上蔡說未是其說求為過高要之  
聖人之言只是說緊切底事只為今人知之以為知將  
那不知者亦說是知終至於知與不知都無界限了若  
人能於其知者以為知於不知者以為不知而不強以  
為知此便是知了只為子路性勇怕他把不知者亦說  
是知故為他說如此

子張學于祿章

戴智老說于祿章曰多聞多見二字人多輕說過了將以  
為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所

以為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後之多見  
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  
矣時舉

多聞闕疑謹言三件事節

多聞多見自不是淺陋迫狹人又更闕疑又更謹其餘方  
聞見亦是互相發明如學于祿章言多聞闕疑謹言其餘  
多見闕殆謹行其餘聞固是主於言見固是主於行然  
亦有聞而行者見而言者不可泥而看也時舉

問于祿章聞見字義曰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聞  
亦屬自家言處見亦屬自家做處聞見當闕其疑殆而  
又勿易言易行之間聞見因書得之則又何別曰見古  
人說底話是聞見古人做底事而欲學之是見如舜之



孝是也然就克己復禮論之則看孔子所言是聞只自家欲循此而為仁便是見此非本文大義然必欲區別聞見則然問此答干祿之語意類好色之對乎曰不干事孔子不教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欲抹殺了他干字若大王好貨好色等語便欲比之孔子便做病了便見聖賢之分處一之

或問謹其餘只是指無疑無殆處否曰固是義剛

林叔恭問多聞如何闕疑多見如何闕殆曰若不多聞也無緣見得疑若不多見也無緣見得殆江西諸人纔聞得一說便把做了看有甚麼話更入不得亦如何有疑殆到他說此一章却云子張平日專務多聞多見故夫子告以闕疑是不欲其多聞多見此是甚說話且如一

件事一人如此說自家也見未得須是大家都說出來這裏方見得果是如何這裏方可以將衆多之說相磨擦這裏方見得疑殆分明賀孫

或問尤自外至悔自內出曰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行有不至已必先覺故多悔然此亦以其多少言之耳言而多尤豈不自悔行而多悔亦必至於傷人矣廣

子張學于祿一章是教人不以不祿為意蓋言行所當謹非為欲干祿而然也若真能著實用功則惟患言行之有悔尤何暇有于祿之心耶錄

徐悶學于祿章曰此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是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闕疑殆則胡亂把不是底也將來做是了既闕其疑殆而又未



言卷十四  
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又問尤悔如何分尤莫是見尤  
於人否曰是大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既有尤自  
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已必有悔已既有悔則人安得  
不見尤此只是各將較重處對說又問祿在其中只此  
便可以得祿否曰雖不求祿亦能無悔尤此自有得祿  
道理若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耕本求飽豈是求餒然耕  
却有水旱凶荒之虞則有時而餒學本為道豈是求祿  
然學既寡尤悔則自可以得祿如言直在其中矣父為  
子隱子為父隱本不是直然父子之道却要如此乃是  
直凡言在其中矣者道理皆如此又問聖人不教人求  
祿又曰祿在其中如何曰聖人教人只是教人先謹言  
行却把他那祿不做大事看頭是體量得輕重始得

子張學于祿夫子答之者聞主言見主事尤是罪自外至  
悔是理自內出凡事不要到悔時悔時已錯不祿在其  
中凡言在其中皆是不求而自至之意父子相隱本非  
直而直在其中如耕本要飽然有水旱之變便有餒在  
其中學本是要立身不是要于祿然言行能謹人自見  
知便有得祿之道本槩是令他自己理會身上事不要  
先萌利祿之心又云若人見得道理分明便不為利祿  
動明作

問子張在聖門忽然學于祿聖人但告之以謹其言行便  
是脩其天爵而人爵自至曰脩天爵而人爵自至說得  
重了此意重處只在言行若言行能謹便自帶得祿來  
時舉錄作聖人之心只  
教他謹言行田  
黃錄說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或作而



自至之辭如耕本是求飽却言餒在其中父子相為隱  
直却在其中又為前面也說得深了聖人本意在謹言  
行又不可徒謹須用得學又須闕其疑而未信殆而未  
安者便將其餘信而安者做一處謹言而謹行之謂其  
察得可言與可行也南升。時舉錄小異  
子張學子祿固人之所欲但要去干却不得子張恁地  
時已不是正底心了夫子却掉開答他不教他如何地  
干也不教他莫干但言祿在其中凡言在其中者皆不  
求此而得彼之義如耕也餒在其中之類皆是君子求  
其在已而已然而德行既脩名聲既顯則人自然來求  
祿不待干而自得如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  
君這豈是要計較他不遺不後後方為仁義但是為仁

義時便自恁地這雖是不曾說利然使天下人皆不遺  
不後利孰大焉大抵計功之心也是害事所謂仁者先  
難而後獲纔有計功之心便都不濟事義別  
問學子祿章曰這也是一說然便是教人不要去求如程  
先生說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所動是也論語凡言在  
其中皆是與那事相背且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本不  
干直事然直却在其中耕本是得食然有水旱凶荒則  
有餒在其中切問近思本只是講學不是求仁底事然  
做得精則仁亦在其中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此是切已去做方是求仁底事此  
皆是教人只從這下路做去且莫管那一邊然做得這  
一邊則那一邊自在其中也又曰惟是那君子謀道不  
謀食學也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一章說得最反覆



周全如云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了中央又分兩脚說學也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又似教人謀道以求食底意思下面却說憂道不憂貧便和根斬了

哀公問何為則民服章

陳仲蔚說何為則民服及使民敬忠以勸二章先生曰前章據本文夫子只恁地說未有貴窮理之意當時哀公舉措之權不在已問了只恁休了他若愈問時夫子尚須有說義副

或問舉直錯枉曰是便是直非便是枉

舉直錯枉集註謂大居敬而貴窮理曰若不居敬如何窮理不窮理如何識人為舉直錯枉之本又曰人最要見

得是與不是方有下手處如今人都不見得是非分別不出又曰須是居敬窮理自做工夫錄錄不此是自脩工夫方能照得人破若心不在焉則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以枉為直以直為枉矣明作錄同

問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律律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告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本本而个心自服者盖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正性若舉錯得義則个心豈有不服謝氏又謂若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與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此又極本原而言若个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錯未必得宜矣曰說得分明

李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問使民敬忠以勸曰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莊則下便尊  
敬至於孝慈則是兩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  
如此人方忠於已舉善而教不能若善者舉之不善者  
便去之誅之罰之則民不鮮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教  
其不能者所以皆勸便是文字難看如這樣處當初只  
是木槩看了便休而今思之方知集註說得未盡義到  
問孝慈則忠何以能使之忠也曰孝以率之慈以結之所  
以使之忠也問孝慈主父子而言可乎曰如此安能便  
使之忠也此慈字兼內外而言若大學齊家章孝慈乃  
主父子而言也

孝於親是做箇樣子慈於衆則推此意以及人兼此二者  
方能使民忠於已若徒孝於親而不能推及於衆若徒

慈於衆而無孝親底樣子都不得明作

孝是以身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善者固可舉若不能者還  
刑之罰之則彼何由勸舉善於前而教能於後則是誘  
引之使趨於善也是以勸愛孫

問康子之意必要使民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已所當為  
而民自應者方其端壯孝慈舉善教不能不是要民如  
此而後為做得自己工夫則民不期然而然者曰也是  
如此

或謂子奚不為政章

惟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振  
問施於有政是使一家之人皆孝友否曰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是也政一家之事也固不止是使之皆



孝友耳然孝友為之本也 一之

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為政故不是國政又云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明作

問惟孝友于兄弟可以施於有政曰此全在推字上言舉斯心如諸彼今人只為不能善推其所為耳范唐鑑言唐明皇能友愛兄弟而殺其三子正以其不能推此心耳銖

問此夫子難以不仕之意告或人故托以告之然使夫子得時得位其為政之本也只就个倫上做將去曰文振看文義看得好更宜涵泳南升人而無信章

問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曰人而無真實誠心則所言皆妄今日所言要往東明日走在西去這便是言不可行卓

問先生但謂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而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行何也曰人若無信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曰然廣

子張問十世可知章

周問三代所因者不易而所損益可知如何曰此所謂不易也變易也三綱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至於變易之時與其人雖不可知其勢必變易可知也蓋有餘必



損不及必益雖百世之遠可知也猶寒極生煖煖甚生

寒雖不可知其勢必如此可知也  
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底  
故隨時更變

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為制度那大體是變不得底雖  
如秦之絕滅先王禮法然依舊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  
依舊廢這箇不得義副

忠質文忠只是樸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  
而未及於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如文采然亦天下

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  
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各字後人

見得如此故命此名下集註而無其實

問忠與質如何分曰忠只是渾然誠確質與文對質便自

有文了但文未盛比之文則此箇質耳

或問忠與質如何分先生喜其善問答云質朴則未有文  
忠則渾然無質可言矣過

或問忠與質異處曰此如人家初做得箇家計成人雖有

許多動用其誠意直是質實到做得家計成次第便有  
動用器使其初務純朴不甚浮華及其漸久用度日侈

駁然日趨於文而不容自己其勢然也子蒙

行夫問三統曰諸儒之說為無據某看只是當天地肇判

之初天始開當子位故以子為天正其次地始開當丑  
位故以丑為地正惟人最後方生當寅位故以寅為人

正即邵康節十二會之說當寅位則有所謂開物當戌



位則有所謂閉物閉物便是天地之間都無了看他說  
便須天地翻轉數十萬年

問天統地統人統之別曰子是一陽初動時故謂之天統  
丑是二陽故謂之地統寅是三陽故謂之人統因舉康  
節元會運世之說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一元有  
十二會一會八百年為一會一會有三十運三百六十  
年為一運一運有十二世以小推大以大推小箇一  
般謂歲月日時皆相配合也如第一會第二會時尚未  
至人物想得地也未硬在第三會謂之開物人物方生  
此時屬寅到得戌時謂之閉物乃人消物盡之時也  
率是半明半晦有五六萬年好有五六萬年不好如晝  
夜相似到得一元盡時天地又是一番開闢問先生詩

云前推更無始後際那有終如何曰惟其終而後始所  
以無窮也

問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曰此是三陽之月若秦用亥為正  
直是無謂大抵三代更易須著如此改易一番又問忠  
質文本漢儒之論今伊川亦用其說如何曰亦有此理  
忠是忠樸君臣之間一味忠樸而已才說質便與文對  
矣又問五運之說曰本起於五行萬物離不得五行五  
運之說亦有理如三代已前事經書所不載者甚多又  
問五運之說不知取相生相克曰取相生又問漢承秦  
水德之後而以火德繼之是如何先生曰或謂秦是閏  
位然事亦有適然相符合者如我太祖以歸德軍節度  
即位即是商丘之地此火德之符也事與高祖赤帝子



一般去偽

器之說損益曰勢自是如此有人主出來也只因這箇勢自住不得到這裏方看做是如何惟是聖人能順得這勢盡得這道理以下人不能識得損益之宜便錯了壞了也自是立不得因只是因這箇損益也是損益這箇

寓○以下  
下總論

叔蒙問十世所因損益曰綱常千萬年磨滅不得只是盛衰消長之勢自不可已盛了又衰了又盛其勢如此聖人出來亦只是就這上損其餘益其不足聖人做得來自是恰好不到有悔憾處三代以下做來不恰好定有悔憾雖做得不令善要亦是損益前人底雖是個謀要是太勢不得不出此但這綱常自要壞滅不得世間自

是有父子有上下羔羊跪乳便有父子螻蟻統萬便有君臣或居先或居後便有兄弟犬馬牛羊成群連隊便有朋友始皇為父胡亥為子扶蘇為兄胡亥為弟這箇也泯滅不得器之間三代損益如衣服器用制度損益却不妨如正朔是天時之常却要改如何曰一番新民觀聽合如此如新知縣到任便變易號令一番住持入院改換行者名次相似寓

此一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只是安頓得不好爾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間雖寒暑不



能無繆戾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康節詩云千世萬  
世中原有人正與此意合時舉

這一段諸先生說得損益字不知更有箇因字不曾說因  
字最重程先生也只滾說將去三代之禮太槩都相因  
了所損也只損得這此箇所益也只益得這此箇此所  
以百世可知也且如秦最是不善繼周酷虐無比然而  
所因之禮如三綱五常竟滅不得馬氏註所因謂三綱  
五常損益謂實文三統此說極好

繼周百世可知秦繼周者也安得為可知然君臣父子夫  
婦依舊在只是不能及其道爾

問十世可知曰三綱五常雖衰亂大無道之世亦即在且  
如繼周者秦是大無道之世畢竟是始皇為君李斯等

為臣始皇為父胡亥為子三綱五常地位占得大了便  
是損益亦不多至秦欲尊君便至不可仰望抑臣便至  
十分卑屈此段重在因字損益只此字南升

致道問夫子繼周而作則忠實損益之宜如何曰孔子有  
作則併將前代忠實而為之損益却不似商只損益得  
夏周只損益得二代又問孔子監前代而損益之及其  
終也能無弊否曰惡能無弊賀孫

問其所闕者宜益其所多者宜損固事勢之必然但聖人  
於此處得恰好其他人則損益過差了曰聖人便措置  
一一中理如周末文極盛故秦興必降殺了周恁地柔  
弱故秦必變為強戾周恁地纖悉周緻故秦興一向簡  
易無情直情徑行皆事勢之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



言安 卷十四  
德地暴虐漢興定是寬大故云獨沛公素寬大長者秦  
既鑿封建之弊改為郡縣雖其宗族一齊削弱至漢遂  
大封同姓莫不過制賈誼已慮其害晁錯遂削一番主  
父偃遂以誼之說施之武帝諸侯王只管削弱自武帝  
以下直至魏末無非剗削宗室至此可謂極矣晉武起  
盡用宗室皆是因其事勢不得不然賀孫問本朝太勢  
是如何曰本朝監五代藩鎮兵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  
都收了然州郡一齊困弱靖康之禍寇盜所過莫不潰  
散亦是失斟酌所致又如熙寧變法亦是當高且惰弛  
之餘勢有不容已者但變之自不中道賀孫  
先生謂繼周百世可知諸公看繼周者是秦果如夫子之  
言否皆對以為秦不能繼周故所因所革皆不可考

若說秦不能繼周則夫子之言不是始得夫子分明說  
百世可知看秦將先王之法一切掃除了然而所謂三  
綱五常這箇不曾泯滅得如尊君卑臣損周室君弱臣  
強之弊這自是有君臣之禮如之法說父子兄弟同室  
內息者皆有禁之類這自是有父子兄弟夫婦之禮天  
地之常經自商繼夏周繼商秦繼周以後皆變這箇不  
得秦之所謂損益亦見得周末許多煩文縟禮如此故  
直要損其太過益其欠處只是損益得太甚然亦是事  
勢合到這裏要做箇直截世界做箇没人情底所為你  
才犯我法便死更不有許多勞勞攘攘如議親議賢議  
能議功之類皆不消如此只是白直做去他亦只為箇  
簡自便計到得漢興雖未及變亡秦之政如高文之寬



仁恭儉皆是因秦之苛刻驕侈而損益其意也太綱慈地實厚到後便易得廢他便有強臣篡奪之禍故光武起來又損益前後之制事權歸上而激厲士大夫以廉恥賀孫

非其鬼而祭之章

非其鬼而祭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個

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庶人祭其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甚麼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

其鬼曰亦是問祭旁親遠族不當祭若無後者則如之何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為他祭自古無後者合當祭於宗子之家今何處討宗子看古禮今無存者要一一行之也難賀孫

問非其鬼而祭之尋常人家所當祭者只是祖先否曰然又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為僭况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戶竈亦可祭也又問中霤之義如何曰古人穴居當土室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霤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霤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云中霤亦土地之神之類五祀皆室神也霤問見義不為無勇莫是連上章意否曰不須連上句自說



凡事見得是義便著做不獨說祭祀也質孫

子善問見義不為無勇這亦不為無所見但為之不為所以  
以為無勇也曰固是見得是義而為之不為然也是先  
時見得未分明若已見得分明則行之自有力這般處  
若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為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為  
若從源頭上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為之不為質孫

格錄

子善問見義不為無勇也曰此直說眼前事若見得合做  
底事且須勇決行之若論本原上看則只是知未至若  
知至則當做底事自然做將去格

語類卷二十四終



